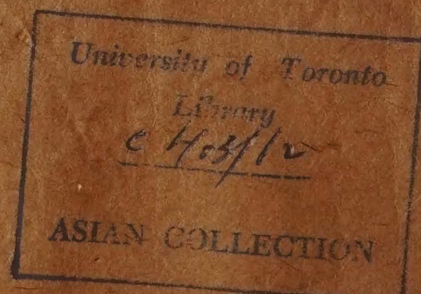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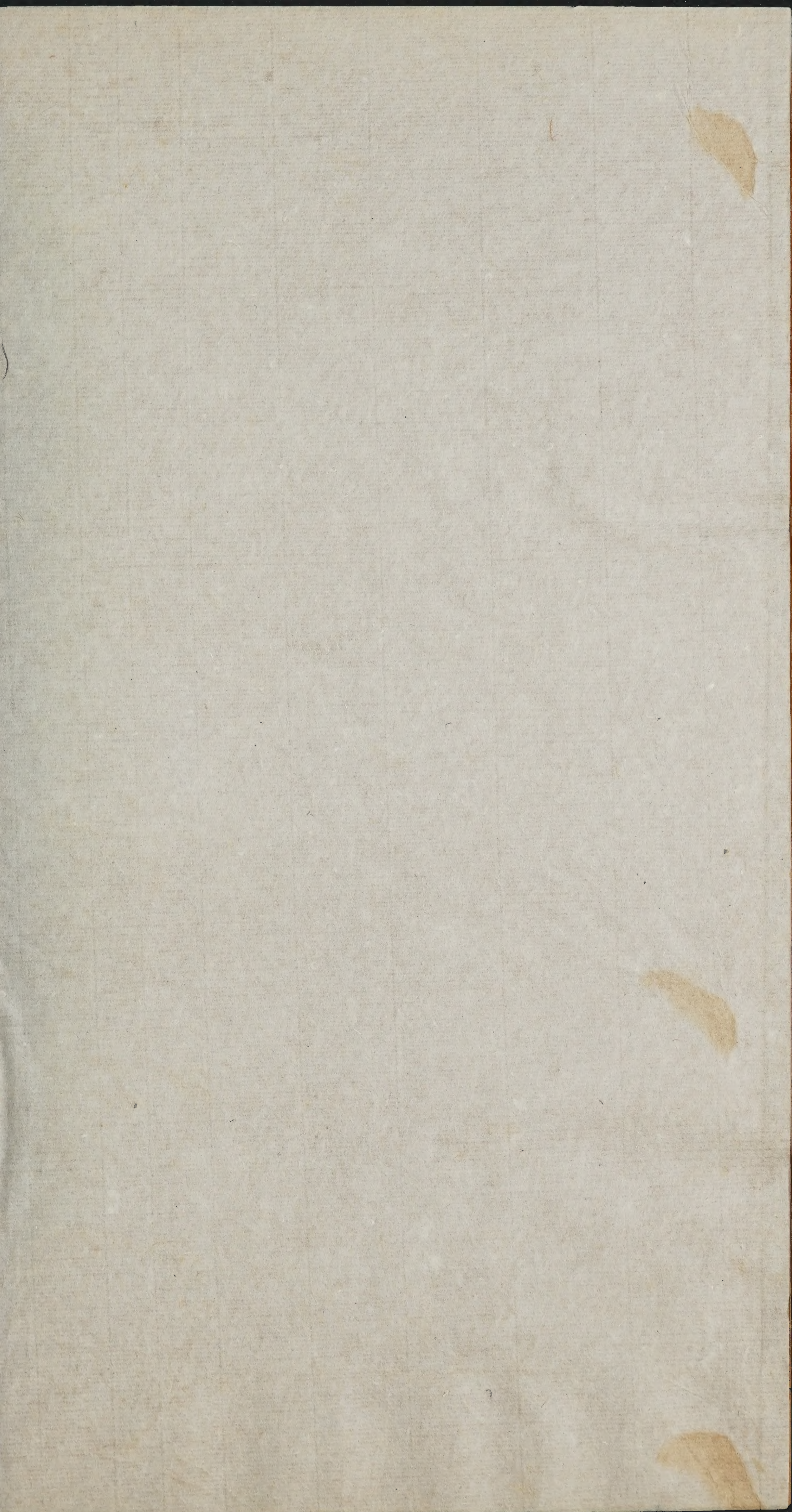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八

宋 建安 袁樞 編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憲宗平淮蔡 [illegible] 德宗討李希烈附

唐德宗貞元二年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

奇自爲留後少誠素爲李希烈所寵任故爲之

報仇七月己酉以虔王諒爲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

少誠爲留後

三年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爲左右門

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爲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八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唐德宗貞元二年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爲留後少誠素狡險爲李希烈所寵任故爲之報仇七月己酉以虔王諒爲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爲留後

三年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爲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爲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

馬精兵皆乘騾謂之騾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騾軍兵馬使張崇獻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衆趣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

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爲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爲其誅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夏五月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爲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宋旻曹濟犇長安

十三年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

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
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
乎少誠遽爲之罷役
十四年秋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
山殺鎮遏使謝詳侵地五十餘里置兵鎮守
十五年春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
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秋八月
丙申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
臨潁陳州刺史上官涚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
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丙午以涚爲陳許節

度使少誠遂圍許州滉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兖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卻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滉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辛酉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

共攻陳許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誠由是失勢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涚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吳房朗山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溵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恒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

軍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
二月乙酉以全義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
兵皆受全義節度　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
賂結宦官得爲大帥每議軍事宦官爲監軍者數十
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
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
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於溵南廣利原鋒鏑
未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少陽滄州
清池人也　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
軍復大敗全義夜遁退保溵水縣城　九月癸丑吳少

誠進逼溵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溵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仲宣義成將時昂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衆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於城外旣而昌裔齎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已未孟元陽等與少誠戰殺二千餘人　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爲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

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
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
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爲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
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爲患無窮矣賈耽言
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
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
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
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爲掩其
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
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爲招討使

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閏月甲戌歸夏州

順宗永貞元年春二月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憲宗元和四年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署爲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爲𨇠後

五年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

少陽爲淮西留後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爲節度使

九年閏八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卽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吉甫以爲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爲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

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喜也　九月庚辰以洺州刺史李光顏爲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爲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荊南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且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

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爲輟朝但易環蔡諸鎭將帥益兵爲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圬射堋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爲謀主　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　冬十月壬戌以忠武節度副

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
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己亥詔削元
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
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於磁
丘卻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團練使令狐
通爲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栅盡爲淮西所
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
戸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
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卽

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櫜鞬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　三月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潁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

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　甲辰李光顔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爲元濟之援也師道數養刺客姦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徒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募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

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爲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旣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

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淮西兵晨壓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

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爲知人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
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
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
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卽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
少卿奏事爲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
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
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
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
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

帽厚得不死傔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衞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朝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橑者皆索之成

德軍進奏院有恆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
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
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
中師鞫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
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衞兵宿其第中使問訊
不絶或請罷度官以安恆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
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
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
兩河藩鎭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

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呂元膺捕賊獲中岳寺僧圓淨按驗其黨始知殺武元衡者乃是李師道事見憲宗討淄青　秋八月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賚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

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欲倚賊以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敎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卽於席上厚以繒

帛贈使者幷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也　冬十月以戶部侍郎李遜爲襄復郢均房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爲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溵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爲太子少保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初吳少陽

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十一年春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鐵山己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栅　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栅斬首三千級　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栅斬首二千餘級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秋七月丁丑貶霞寓爲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傅以河南尹鄭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爲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郾城之眾二萬殺二

千餘人捕虜千餘人　九月乙酉李光顔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顔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冬十一月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顔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千餘級　十二月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

爲唐隨鄧節度使愬聽之兄也　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於郾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

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　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

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　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　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栅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幷置兵以衞之　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栅　吳秀琳以文城栅降於李愬戊子愬引

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入據其城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溵水

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顔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栅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栅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顔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

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吕鄗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嬀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嬀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弈兵馬使王義破楚城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將梁希果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

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祐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曏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屛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

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諜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軍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

舊軍令舍賊諜者居其家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

臣請自往督戰秋七月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眞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

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於賈店　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鎭將楚丘

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鎭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

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顔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

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

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

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
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
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
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癸酉復攻
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
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
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
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
凡元濟官吏帳下厨廏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
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

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

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犇蔡併力固守
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
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
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
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
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
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
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
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
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

鬬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丙戌朔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於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材韓全義之敗於溵水也

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東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爲神武將軍知軍事　裴度以馬總爲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總爲淮西節度使　庚辰敗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戸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張溥曰淮西之不順也德宗時有李希烈吳少誠憲宗時有吳元濟希烈反於建中之三年死於興元之二年少誠反於貞元之十二年赦於貞元之十六年元濟反於元和之十年誅於元和之十二年三賊陸梁無過四三年即靖然已重爲天下困矣希烈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

海戰河北有勞後忠臣荒縱衆怒逐之代宗詔希烈留後德宗立更被寵遇旣平梁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李納朱滔田悅等叛奉命出討反與連和遂致奉天之變王室幾摇後兵勢敗蹙陳仙奇因其疾毒殺之與衆來降詔以爲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者幽州潞人希烈所寵任也爲之報讐復殺仙奇而爲留後專據數年忽叛寇壽唐潑南五樓之役六師屢潰不得已而赦之德宗之不斷也憲宗元和四年吳少誠死吳少陽殺其子自攝軍州詔委蛇順之旣死子元

濟遂反兩世跋扈義難再赦朝臣請緩成德之討專事淮西裴度親詣行營李愬奇兵克襲元濟立擒韓愈碑云不赦不疑繇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然哉唐末藩鎮有人接踵爲逆者無若淮西斷以王法希烈一動而亂天下賊之首也少誠黨希烈殺仙奇而復反同乎爲賊者也少誠與少陽友善養以爲弟少誠死而背之猶少誠之殺仙奇而無忌也元濟藉父之資以抗朝命猶少誠之甘逆節而不悛也德宗前不能遏希烈之亂後不能誅少誠之逆中不能雪

仙奇之冤養寇忍禍幾十餘年申蔡之人恬於搏門軍號騾子兵習星文目無朝廷久矣元和之治立矯前弊罪人斯得亦可謂克蓋先人而昌大之也德宗信竇文場而用韓全義則兵敗而不知憲宗信裴度而用李愬則師行而即服蓋任宦官者亂任宰相者治也然成德之師幾覆於吐突承璀則淮西神武憲宗亦有鑒而能改者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九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憲宗討淄青李師道

唐憲宗元和元年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疏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觱篥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

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爲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爲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爲己能果堪爲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六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祕不發喪潛逆師道於密州奉以爲節度副使　秋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遣使相繼奏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

道爲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冬十月壬午以平盧留
後李師道爲節度使
十年　官軍之討吳元濟也李師道使大將將二千趣
壽春欲爲元濟之援又使盜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
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事見憲宗平淮西　夏六月癸
卯盜殺武元衡　秋八月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
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
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
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
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

禦兵踵其後不敢迫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
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
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
不耕種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
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
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
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爲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
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
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
錢千萬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

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爲之耳目元膺鞫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爲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

故未暇治師道也　冬十一月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温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愿晟之子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李師道聞李光顏等拔吳元濟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十二年　官軍之攻吳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

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弈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

十三年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昈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誠爲尚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愛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

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囚郭旴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幷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春正月乙巳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

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寃氣所爲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爲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曏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

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　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謀討師道也　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爲棣州刺史詔以河陽兵送至滴河會縣爲平盧兵所陷華擊卻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　六月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爲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

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爲供軍使遂方慶之孫也吳
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冬十一月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
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重胤以
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
又不敢入城屯於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
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會義成
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
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
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

疑阻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 十二月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元規將行謂文

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昈李存爲司空忠謀李文會姦佞殺沐囚昈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昈存還幕府　武寧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旣失之其刺史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爲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丙戌

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降於楚州刺史李聽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臺　丙申田弘正奏敗
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　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
兵於陽穀　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
縣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李師道聞官軍侵
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
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
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
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
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眾心恐有它志宜

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
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
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
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
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
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
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
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
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
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備不可息

恩遲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遲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吾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曰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眾首良久對曰如此事

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卽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諠譁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

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皆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卽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

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眞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爲之改容義而不責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鎭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

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它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覘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

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登即行矣何能爲哉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弘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旿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移鎮旿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乃詐爲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

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比還悟及昈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爲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

駭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曏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

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曏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使內京兆

府御史臺徧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已成遂竊以爲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沂海兗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每詈將卒輒曰

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推弁爲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卽自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兖密

觀察使　八月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靑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紿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卽日發沂州導從尙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鎭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鎭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

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旣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屛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

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如寇讎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剗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張溥曰劉昫云或問李師古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繼立數年而亡何哉荅曰納與師古自運姦謀躬臨戎事朝廷任盧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忠爲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憲宗當朝裴度爲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任諸奴內聽

羣婢軍民攜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至哉斯言可謂明於論相矣德宗建中時大亂紛起一亂於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之合兵一亂於李希烈之自稱元帥一亂於姚令言之奉朱泚據長安一亂於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得見帝而反其禍皆賊杞成之卽赤族無以謝罪裴度在憲宗時惟淮西之役奮其獨斷師道授首未聞有謀吏亦歸功焉者以其主廟堂之議也且淮西蕩平淄青膽落田弘正度河鄆州大震帷幄緜度豈虛美哉兩河自安史以後迄於貞元父子

擅襲六十餘年號為反側之俗至師道謀殺宰相焚宮闕惡過父兄不容天宥吳元濟旣斬懼獻三州可緩旦夕死復惑蒲大姊袁七娘言抗命求鬬不亡何待李錡之叛也遣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襲宣州三人知其必敗與裴行立同謀討之檻送京師師道喪亡亦然劉悟為師古信愛妻以從婿後事師道見疑勒兵入城斬其父子後夫有凶禍生親近左右之芒刃密於朝廷之蕭斧亂賊又安可為也憲宗任杜黃裳則平劉闢任武元衡則平李錡任裴度則平吳元

濟李師道用賢而效成功赫如然師道初襲節度黃裳欲乘其未定以計分削帝不能用卒煩甲兵元濟死帝心徼縱蕩於神僊貨利皇甫鏄程异與度雜相淄青方服帝亦上賓元和之治鋭於劉闢衰於師道末耄而倦勤卽處勝寧足恃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河朔再叛

唐憲宗元和五年　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爲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爲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遛無功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

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爲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皐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總因寘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十三年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蔕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

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必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穆宗長慶元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旣殺其父兄心嘗自疑數見父兄爲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爲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春二月己卯奏乞棄官爲僧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 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

爲瀛莫觀察使丁已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劉總奏懇乞爲僧且以其私第爲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幷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爲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癸亥卒於定州之境　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請除張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嬀檀爲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

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
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
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
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
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
之京師乞加奬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
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
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
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
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

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楨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尚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

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慣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塤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爲留後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

臥家自辭老疾請使克融爲之衆從之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爲賓客分司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爲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昭義節度使

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以爲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

歸倭沔之孫也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鎭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種也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向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幷家屬二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倭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

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

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於軍報曰願盡死恕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鎭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屛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於堊室月奉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産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

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
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幷部兵三
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
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爲起居舍人充鎭州四面
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
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度爲幽鎭
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壬
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淶水遂城滿城　冬十月以裴
度爲鎭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
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鎭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

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棚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

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惌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

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讐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留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

鎮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爲横海節度使徙重胤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崟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崟爲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逕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崟其黨死者數千人横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

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破莫

州青源等三栅斬獲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内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内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

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令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祇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則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必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己亥度支饋滄

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爲成德兵所掠時諸軍匱
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爲諸軍邀
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
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
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
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
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於南宮上
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鬭志又屬大雪度支
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
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

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王寅至魏州癸卯布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

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舊事衆悅擁憲誠
還魏奉爲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爲
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
幽鎭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
使日簡乃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
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
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
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
甲子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
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卽位也兩河

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少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衞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

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鎭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鎭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爲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鎭遏使李寰爲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

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艮弼寘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爲李全略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使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爲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爲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卽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

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爲
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
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
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爲河東節度使　三月
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撿挍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
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
旣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
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鎭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
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
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

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

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度乞歸許州許之　壬子以裴度為淮南節度使餘如故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眾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

庭湊兵乃還餘眾二千猶固守博野上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爲横海節度使　夏四月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爲神策都知兵馬使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五月丁巳詔左僕射韓臯等鞫之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

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爲右僕射稹爲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爲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

三年夏五月丙子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爲節度使　秋八月以左僕射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

四年　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三月甲子盡殺之　夏六月上聞

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

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敬宗寶歷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丁未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上自卽位以來欲幸東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

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
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
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
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
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
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
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
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
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
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

宮闕皆是虚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黄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横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秋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内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幷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　庚申魏博節

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爲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　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爲盧龍節度使

文宗太和元年春二月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請遵朝旨　夏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

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秋七月李同捷託爲將士所
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
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
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
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同
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鎭戊午李載義
執其姪幷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爲昏姻及同
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爲謂憲誠無貳心
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
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

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爲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爲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爲橫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亓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欲助

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夏六月
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
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
卿殷侑獨以爲庭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
專討同捷已巳下詔罪狀庭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
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　李寰自
晉州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
但坐索供饋庚寅以寰爲夏綏節度使　甲午詔削
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
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爲橫海節度使　冬十

月魏博敗横海兵於平原遂拔之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　傳良弼至陝西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爲横海節度使　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亓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

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辛巳史憲誠奏亓志紹兵屯永濟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三年春正月亓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 李聽史唐合兵擊亓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眾五千犇鎮州 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 甲辰昭義奏亓志紹餘眾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洺州 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 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

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夏四月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犇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幷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

徑入城取爲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爲循州司戶李祐尋薨　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鎭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爲達章表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爲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衞澶三州以史孝章爲節度使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亓志紹自縊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

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内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爲備大敗潰走晝夜兼行趣淺口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於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侑至鎭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

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
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
之後戸口滋殖倉廩充盈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
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四年夏四月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
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
書
五年春正月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
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
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上召

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爲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爲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

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爲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爲幽州節度使

七年春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撿挍工部尚書楊志誠撿挍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爲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爲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爲意

三月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幷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將王文頴來謝恩幷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幷批答賜之文頴不受而去　夏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　秋八月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撿挍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

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

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犇矢往

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賫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敎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愎悖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呢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

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
生人略帀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
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衞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
又作戰論以爲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
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
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
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
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
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
塞虜衝不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鎭之師厥數三

億氐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劃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犇走獻狀以

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顚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怳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

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胥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

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戰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

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爲之序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路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兔者犬也

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八年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仵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畱務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母死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　十一月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袞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十二月癸未以史元忠爲盧龍畱後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爲成德節度使　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張溥曰唐之藩鎮天雄軍有州七貝博魏相衞磁洺也成德軍有州六恆定易趙深冀也盧龍軍有州九幽薊營平涿莫檀嬀瀛也平盧軍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横海軍有州四滄景德棣也彰義軍有州三中光蔡也昭義軍有州五鄆邢潞洺磁也宣武軍有州四汴宋亳潁也憲宗元和十二年吳元濟誅而彰義安十三年程權朝而横海安十四年李師

道誅而平盧安田弘正朝而魏博安十五年王承元徙鎮而成德安穆宗長慶元年劉總棄官而盧龍安藩鎮之亂息矣未幾而盧龍亂則囚張弘靖立朱克融成德亂則王庭湊殺田弘正魏博亂則史憲誠殺田布其後憲誠被殺而何進滔立再更五姓至羅紹威而魏博滅克融被殺而李載義立再更六姓至劉仁恭而盧龍滅獨庭湊保倖終一姓相傳凡五世至鎔而成德滅終唐之世三鎮非國家有也夫劉總之始以盧龍歸朝也分所屬爲三道送宿將於京師誠

謂雄鎭瓜剖勢無兼彊鋭士入衞人消異萌亂
且汔止而崔植杜元頴坐無遠略不加省憂遂
令朱克融勒歸本軍張弘靖驕貴啟禍宰相失
人亂卒思鬭朝廷之禍罪不獨在下也田承嗣
累世負逆天下苦兵至弘正始送懷諫於京師
身自入朝變魏人之梟形釋中朝之旰食藩方
慕義未有及焉殺於庭湊起布討之憲誠鼓衆
潰叛布不忍背國抽刀自刺死父子忠孝感動
神人是時集天下之兵專誅二賊度其倔强豈
過淮西哉元稹忌裴度勸穆宗雪庭湊而罷兵

義士解體亂賊橫興又誰咎乎且魏博據土五十餘年將士習安不知有唐弘正請使奉貢非衆所欲令當其入朝請留時予以他官置帥魏博可矣既遣還鎮又徙成德成德世據未易代魏衆怨弘正未易使是驅之死地也弘正死復令子布統魏兵諸將益偃蹇逼以河朔舊事布遂自殺廟堂處置失宜而田氏父子俱死魏博與成德俱失悲哉庭湊憲誠既亂則天子不得不赦克融既赦克融則將并赦庭湊憲誠於是有賊不討喪地不問而河北坐亡杜牧云元和

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
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
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
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
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地
形然也夫魏之繫唐若此而唐之失魏若彼石
晉燕雲之恨南宋中原之痛皆猶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

